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五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首

送王員外新甫視廣西學政序

新甫拜刑部主事時最少乃日夜奉三尺讀之精心為讞尚書心已重新甫俾閱部章奏奏事即疑且屬重者揆勢者冗弗竟者輒問王主事云何具以對尚書得新甫對未嘗不為起稱善也已稍遷員外郎故事遷者引出就新職廼新甫自若蓋尚書倚之左右

手也予私心才新甫少年老於吏若是他日從同舍
郎見其文文所繇大抵遷固而時時飭以已意高濂
宏肆操縱離合不獨其語得之夫新甫嚮以為老於
吏也又老於文昔者夫子沒微言耿申韓之徒務于
切名實其所著孤憤說難諸篇極人巧奪天致摩揣
幻變百出而不亂以文發吏術亦甚難哉工此而吏
者緣法近刻工此而文者緣吏近事而遠道君子病
之新甫兼習儼至稱能法與儒家言其道術足發也
其於吏術道足裁也夫新甫者殆所謂工於吏與文
之外者也今年春新甫乃自員外郎擢按察僉事視

廣西學於是尚書不得復借新甫諸與厚善者謂新
甫去法吏當黜陟文事幸甚廣故百粵地也其西距
中國萬里而遙自予鄉之薦紳先生蒞茲職者居為
予言地多山荒僻箐瘴士故不甚解曉文義至或挾
提學索題題必有所素習不則大噪遁去稍與語史
學及他子書駭其名為欺我蓋其時云爾今
聖天子敦道化脩仁教薄海之內䟽迹不閉阻深閭
智得耀於光明推編而魁結者咸襲冠帶舌洗馱而
勉為文其頴稱名儒取甲第服官輩譽彬彬然與中
土埒焉詎如昔所云新甫其亦示之道乎昔子厚為

柳州山人集卷之五十一
世經堂刻
柳刺史柳隸屬廣西子厚又故稱賢能文也當時不
聞所與進者何所煥然而易觀者何豈刺史兼錢穀
獄案牘之專職歟抑其以謫斥不自振哉子厚不聞
道文刻削好近名亦申韓者流宜其與進煥然而易
觀者少也新甫毋以子厚稱固有不為子厚者勉之
哉

送袁履善郎中審錄廣西序

廣以西故桂林諸郡地先時君長以百數其治人人
意行法亡論重輕云最後稍服屬中國然遠者取羈
縻而已所治即重於司敗亡當即當司敗辟或取一
言驛之而其民亦人人好行意不復問法何物至攘
禦仇殺時習見桴鼓顧大要乃在椎朴少別生死已
爾非故挾詐奸文法陽畏而陰甘之也明興

高皇帝使廖將軍下蒼梧令為弁髻履跣訓侏僂使
從經生言廓培底於列聖雖田畯游女咸思慕禮讓
則於道而甚或頑怙弗喻者微以法整一之於是法
奕然著夷中亡大異內地嗚呼休哉今天子緣

先帝好生德五載輒興思諭於秋官大司寇若曰外
郡國守相得亡愛精刻名益情而企罪乎民得亡蠢
愚觸於網乎得亡疑似跡可入乎夫耳目之不逮而

任之一牘至或盡數命何易也大司寇以期請遣使
 按洗諸道獄而又復緣推 上旨劑使所宜遣曰內
 地獄繁簡殊其狀類也又勢或得達上至荒服千萬
 里外吏間意行之如昔所謂雖欲上達其勢亡繇也
 固必得明練忠厚析於變而周於志者徃廼議袁子
 之廣西袁子初筮主事年甚少數更起大獄佐其長
 剖析平亭咸頌不寃三載論囚還進郎中曹有異獄
 號枉而或多所牽畏再更案弗究獨一二語出之衆
 欣然謂袁子當稱是亡愧袁子亦欣然意得也退揖
 予曰不穀茲知逴於戾哉日淮陽之後奉 上命以
 冬月待報論尤著者固不敢淫逞其志猶致死也乃
 今致生之夫愛袁子者不以殊遠及瘴慮乎子陸行
 數月踰嶺其箐棘蒙翳重累岡阜若斷若窮跡其幽
 而纖芟介草出於刈跡燒痕者生意固油然具也山
 之氓鳥言而腥食蓬行而阱陷甚憫惻焉為吏所漁
 織罪犯文款而飾怨者梏拳園土中咸加額望
 天子使一鳴訴其抑子務得情尚寬大哉俾頌明加
 德遠人際造化所及永永無間則子之行和風嘘而
 甘雨沐也瘴將無自披乎袁子拜曰命之矣

送張有功尚寶左遷淮運序

舟州山人稿卷之五十五
上既采永嘉公言追尊

先皇帝后已遂相永嘉公先是中貴人監諸征鎮於
列踞撫帥右得徑下教令屬郡邑屬郡邑惴惴迎恐
譴而又多從惡少子弟糜縣官帑即代滿橐靡不巍
然高也居恒詭上私人即三尺無柰我何而公既
相緣天子意乘間條所以害狀悉請一切罷報可
中貴人最近幸者曰司禮固屬視閣臣自公相絕不
復敢希請公亦絕不以殊禮目之此輩固旦夕指屈
待發也非上仁聖及公謝苞苴內行整整焉覩頰
首服哉公子姓鮮乞匄恩澤而上殊念之一日召

其子有功有功稚而髻也授中書舍人公沒進舍人
為尚寶丞又數年大黜陟尚書以下丞乃奪階判齟
事矣上非忘永嘉公也豈奏牘冗未竟耶天夫司
柄者何異乃為中貴人甘心矣蓋有功能詩詩奇屈
其坐客而又好治具浮白長夜飲此其去狀然即挾
先人遺脂車乘鬪雞走狗為俠長安中者又何如也
且上以尚寶事簡於秩號清貴故多錄相臣後使優
游食餘勛爾即必取吏職裁之而孽之罪何以有辭
於逝者永嘉公相十歲上任之他相取充位而歿僅
以身葬亡遺貲至有功從其鄉富人貸息佐酒費爾

召伯之詩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愛其人至惜其植永嘉公肉未寒又何屑屑阱推有功也且謂有功使酒難近如灌夫夫有功非誠能使酒難近如灌夫者當田太尉抑項恂恂不復語矣吾固惜其志未竟氣間一二仕路風耳去所聞何大懸殊哉而是時諸樂有功去者難予永嘉公誠名卿然借上逆折苦朝士士氣奪至今寃哉此又未究公也當言禮時諸君子得公肯已之耶攻公者合不堅不足以勝故堅合而求勝公公幸勝矣不決不足以久故決以求伸勝且詔獄廷訊非自公相始也今外地自守令下洎氓駿卒

成不復見貂而璫者翼虎者少具一安枕朝士洋洋過殿廬中貴人多却避雖心怨之見亦謬為恭敬亡他於乎誰力耶彼獨不覩二正朝事爾當䟽上執政為有功意憤然謀具狀留有功固遜謝曰不肖之任子旣以辱先太師茲則何可重辱生不幸少職清近鮮困心衡慮罪狀誠有之出為卑小官當也乃止有功亦識慮過人遠夫士君子能為此言何黜也予茲何以贈有功齶治淮淮賦甲天下而大司農為軍興故實右臂焉勢必纖取而倍計知有功必不為國脩墉蠹其積然茲非尚寶優游地也稍緩稽不當吏得

執簿書繩之亦誰為若志且惜矣有功盍勉奮焉毋使交好如予輩稱隴西李氏隳其家聲其有以廓永嘉公之志夫內外崇抑予則何較焉

送郭侍御子靜左遷永安令序

天子往赫然怒虜也詔誅大司馬以下而大司農坐軍之興當罪罪稍次又會怒漸解僅免歸而代者出倉卒匪豫時切責免冠謝皇恐計亡出於是大司農日夜騎馳無暇休沐且飯矣而給事御史諸曹郎亦日夜相講尋利端間有所裨請利端無窮而利實寡時御史臣仁言募民入粟數千碩者予武階至三等

金吾緹騎得遷帥畢當戍繇多大富俠民非久輒跳去僅跡罰爾度令情稍輕得上貲免其重者自若而他竄隱匿狀如光祿將作諸監號中貴人陸海鈎校之歲益縣官芻輓費十二三天子方坐西齋宮覽書異之下有司次第報可而大司農揣策亡以當也請一切加諸道賦而最重者曰江南先是江南漕綱粟固什百他道而歲比凶人至破廬舍鬻妻稚以償未足也督賦使者冠蓋相望道路間猶不能悉舊負而詭出名迫之是不顛頓經溝壑且將遁從潢池中博一生此何利哉御史廼條上大司農非計願特賜

沮格他語或多齷而大司農挾竒人也陽驚為上言
御史家江南嘗為其鄉人上賦者以寬假風臣臣不
應因妄云云夫諫官不恤國而顧恤其鄉人及家耶
上心是御史言而難大臣下遷御史永安令嗟乎人
臣議國事不相當而相角以有所摧折且過矣乃至
為巧中軋已而遂開人主疑端否闕言者路不亦大
可畏哉夫使御史語非是則可傳曰竭澤而漁明年
無魚大司農試籌之即無論諸軍食自宮第內外百
司府孰有不仰江南給也黔首畢命耕墾悉地方致
之國亦何忍竭而漁哉且不仁手足猶緩可任喉領
氣所緣而弗絕者也一旦遂決盡其脉何謬盪若此
哉御史非不見大司農日夜騎馳亡暇休沐且飯狀
也又非不為謀所以尺寸利國者大司農覩其利御
史覩其害夫利卒不勝害也然而御史卒不勝大司
農者則是為大司農識者衆也至謂御史家江南夫
御史僅負郭二頃增不過升斗豈要譽問黨朋友然
耶不家江南不悉江南利害狀矣大司農正坐此何
恠焉令御史素饒治也始僅得言之尚欲抗貴人為
民一致福令雖小卑於永安豈直言福之乎予可無
慮矣予可無慮矣

贈劉朝宗之瑞安令序

今瑞安令劉君時時為予言其先高大父文恭公也
景帝時 太子故未廢而 上自有子雅欲有所置
革師臣啖籛中金舌塞不復發而諸中外險側人或
因以覬幸恩澤咸奏書請正所生子 上閱諸曹牘
獨亡太學師生名也時文恭公實祭酒太學師云
上不言然賞亦絕不復及太學久之而鄉人楊尚書
翦來朝謁 上館文恭公尚書 上故嘗從受經恩
禮異從容謂先生朕欲益置相鮮當意者亦為思之
乎尚書頓首言必欲異代才臣淺陋少知與以目中

見亡踰劉者尚書出亦不以語文恭公館之自如也
會尚書歸而中貴人或間泄其語公知自愧責曰館
楊公為相地耶即愛我而累我如是乃引疾而

上亦坐舊銜故罷不相予嚮則已熟文恭公事至瑞
安令言問知為其曾孫而益有慨也嗟夫劉公所謂
介素恬穆無奸於時者也乃至違衆守是不折竒禍
不搖危議即傳記所稱社稷臣何以加焉公僅不為
相相少尊爾而至今吳中稱賢大夫必推文恭公其
諸子孫廷尉太常侍御舍人冠裳挂朝籍亡慮十餘
輩皆食公不竟之報以顯其究指得失多寡何大懸

殊哉然予則又知今瑞安令之賢也其高大父寔風之矣前是瑞安令明經舉進士行亡害分當從郎秩而令為進士則已馴謹信厚聲稱聞諸薦紳先生亡不為令游揚者而久之竟遂巡受瑞安且去瑞安令非大卑仰眎內也顧俗士僅見其表銖計而寸衡之令不得不輕其望令不得不內而令去為瑞安甚樂也於乎非深於文恭公之教者耶吾嚮者觀郡邑守若令緣殿最出御史監司甚或濶踈其治條而恒聚精神於奉事間其自卑過人臣也而其先旨嚮而逆趨之也殆於媚人主即心喻御史監司所非是少不

當而亡不整折稱善併旦夕施下之而又旁結其所厚信為游揚其政名即最矣亡論所繇最也而上之人苟遂其一切而遂拔旌之以為固然而忘其職文恭公一儒師抗天子顏中其所不足不為動而畏避株援若浼且病然假瑞安令繹其志治之則必不懾威而舍已厲眾以斬快廣結以要容穆乎諄乎致懇切之愛及瑞安而已而居瑞安令上者亦奪於民故為褒許之非必意暱而私自賞也令如是足矣昔漢時嚴延年為河南好戮殺豪猾吏流血朱府道接驛奏事不數日得報以為鬼神咸搖手腹懼嚴使君

而更多蓄養奸人交口助其赫赫而潁川守霸方旦從鄉課農親察問閭事爾然郡婁舉豐年而使從西方來輒行將璽書黃金之潁川不之河南守而延年竟以怨望及不道誅禍福誠有端其於民德淺深豈可徼強覬避哉令文恭為今守知其必不河南亡疑也文恭不為河南一時聲稱未可必知其當於民亡疑也子行哉後三年而有璽書瑞安令者予得而慶曰稱於文恭公後矣

送劉憲謙戶部守衛輝序

劉君自庚戌秋事始居未嘗不指屈竊歎伏也日虜騎踰關撓諸陵直走橫馳道燒人居以萬計而天子下兵食調亡備切責大司馬大司馬咸皇恐請死六郡亡見車騎發而中外獨仰雲中軍而雲中軍雜行虜中餉之莫得從大司馬所使謀非素出見跟陰行襁者裹創者即縮引反而大司農心欲劉君將餉重發言君慨然曰生不食縣官耶即帕首韎韐請武庫兵不得僅得罷卒數十騎行輜重前追勞雲中軍卒生不習虜聞風簌簌林樹間葉墜則大駭以為伏咋指欲跳而君按劍奮前發不可已終與輜重偕

抵雲中軍旣發詔已重申使者指絮且泣軍中壯士咸踴躍欲死報天子而劉君歸從容致軍事大司農先是君家亦莫知嚮也行蒲伏叩門者始得狀則相聚泣怨數謂不還而君還更莫信或以為物司之久乃稍就語嗚呼危哉大司農坐是中愧愛劉君而君署山西山西隸諸征鎮天子詔諸征鎮益治兵兵所奉及非時賞請檄旁午計度支水衡錢可數十百萬緡而請亡慮十倍大司農坐堂上仰屋歎晨朝諸曹郎不呼或獨呼劉君前君徐徐條所以應狀鈎校南方郡國歲悉輸致官而財節所請緩急次第之竟軍興不乏而劉君大指乃在持國體不欲示窮乏遠近與竭澤漁爾至所以探源畝委之說蓄未果究也而會君少有所不足意轍語予曰生犬馬幸未憊為上捍一面必有當者何令齷齪操椎刀代他人悲喜為也於是劉君分出守數矣而大司農念如左右手莫可代則強挽留君幸少緩計議邊即兵罷有以報君未幾兵少罷銓曹上祿簿當轉二千石之衛輝苟有以奪君者宜右秩不守守亦聽便郡爾雖然君廼得捍一面如素志幸甚夫衛輝古稱朝歌牧野而殷之墟也擁太行倚共孟門而襟帶乎黃河左右內

淇衛之水漑膏腴萬頃其形勝甲天下卒有變衛輝
衝也而平時又多舟車使傳奔走絡繹居人亟稱守
十九在途道十一真為守聽民事爾即聽民事少其
張設陳措咸歛衣衽而守之是共孰敢干撓柱後惠
文守誠致於下將必有欣然當心者又何至代他人
悲喜如郎時語也劉君行得無有以而衛之先嗣君
政告者乎夫邑令不具籍籍韋勞苦之賜籍又使人
詐亡行金津吏而抵津吏罪此其鈎距操切不赫然
神明稱耶而蘭陵公過非之取歛計數亡主也劉君
為郎要持國體不欲為竭澤漁必舍是而保障何疑
哉王子曰昨大盜弄潢池兵屠三輔邑轉浸而攻剽
至河南風劉君庚戌秋事必更相戒遠衛界也守今
居然重矣

送王惟正之浦城令序

代家君作

上之十年州人舉於鄉者為前給事顧君按察趙君
撫司理曹君今浦城令王君與余凡五人而是時王
君年最少其為文獨精志潔而行方即以余之不肖
亡以辱王君而二三君子亦皆歛然顧景而內遜然
余與二三君子者後先成進士為中外官而獨王君
之上春官者數矣再以疾不入試即入而坐誤格試

不終即試所為文當於有司意矣而以裁數報罷於乎君之所以收於人者豈其有餘憾哉然不得違天而獨伸且今坐而校藝者與奔走而求以藝校者令之角逸足於五父之衢知其未易辨也則二三君子不得以其一日而伸王君亦明矣雖然吾且復有說夫天下有伸於爭之地者有伸於不爭之地者伸於爭之地者在天而伸於不爭之地者在已吾與王君異時讀書佔佔不止也豈非冀以施之民乎今

天子授王君民矣與王君為諸生見窶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蹙額而思手援之泫然而止也何者以非其柄也今天子則又授王君柄矣有地數百里戶口十餘萬堂坳之下至於蔀屋上下脅息而耳目於一人窶困者塗炭者抑而無以白者在王君一提手挈足之間而窶困起塗炭抑而有以白不可謂伸乎班氏之紀循吏何限戴聖明經博士師也而以墨治九江張季黃次公之徒其人或起家吏胥入貲為郎者卓卓稱中外也則又何以屈王君王君行意若有所不足者且謂余布衣交也胡憇然而無言余猶記嚮者從王君偕計吏舟中也篝燈熒熒然搔背痒相尉他日苟富貴無相忘今余幸而先事

主上雖提數十萬衆扞北邊然甚恨初第時不得百社之邑而吏之今髮且種種矣何以語王君雖然請得以千慮規可乎夫王君為人誠廉不苟一介取予而又寬然長者其趨人之疾痛甚於已此非無當於民師帥願出君之所有者待民而勉其所無者待吏夫君何有不足也即余與二三君子當率內遜王君矣

送李伯承之新喻令序

予舉進士京師則聞同年中有李子者名能詩李子之為詩剴刻性致究極幻變担材博而命旨玄即世所稱誦名家若不足李子觀也人或才之者曰李子當被掄薦侍禁近假清燕鳴我國家之盛不則亦列曹署已而李子外補得江西之新喻令人尤為惜之至且疑曰夫新喻難李子哉大要詩人之累多高曠少實好恠竒而不更事天下所必無而不可信者彼以為必有而至其所自得以為斷然而必可行者乃不可施之于舉步今夫都市聽決之所耳聆訟目閱牘而手疏記其去立壑何遠也眊眊焉朝發攄其心情夕哦諷其得失而程改之徇吾所好而他不易其去吏道何踈也夫新喻難李子哉予應曰否否子且

未識詩詎識李子夫世所尊之若神明用之若菽帛而不可少者三百篇已爾三百篇詩之大宗也蓋豳風七月之章其著于民事何切也今夫變至于日月星辰化至于昆蟲草木摭取驗焉以厚勸民而上下之相愛父子夫婦之相保祭祀之以時燕饗之以度食力助弱之不輒而衆知治之道矣是故豳風詩也周公詩人也李子之所為詩其自為詩而已乎李子之詩而已也不足以重李子李子而深于詩也新喻其能難之或曰李子不難新喻將無大易新喻乎哉予應曰否否夫子也嘗竊跡李子之治詩矣淫思殫

精研折毫茫之際而後發即不愜數易不止也茲意也可以與于政哉其不以易心眡詩也其不以易心眡政明矣李子故不當任爾于是衆知新喻無病李子李子詩無病新喻予將處李子難易之間而進之曰新喻明臨江郡地按志君子善居室尚禮而崇德小人勤耕稼而狗分蓋猶有豳民之風焉今去志所勗迨千百年齒蕃以豐得無有滌朴滋奸孽牙其間者乎本周公勸勵之微意而加鼓舞焉略去操切鈎距探反原厚漸以禮樂渠渠哉新喻豳也則又進之曰李子毋疑于詩將使李子政成而詩鬱山川之靈

致采民物之麗衍標茲方之藝文太師采之庶幾嗣
儷七月哉於是李子行予序以別

送比部陸子韶論決江南獄序

今年春 天子下諸道使讞諸論死未蔽法者最重
曰江南秋官之屬熊大夫往也而秋郡國以歲季待
報論決死浮法者亦最重曰江南於是秋官郎陸君
往大夫於曹秩右且久也陸君視大夫稍次而其為
人忠信而詳敏甚稱所以重之者於乎 上幸哀憫
諸元元無識而網罟之是觸既已肆滌滌之一熊大
夫足矣烏用陸君為哉予聞之植苗者除莠夫非不

仁莠也除所以害仁者則不能復仁莠且 上務義
斷其惡定死矣猶惻焉旁採其所以生之而不籍其
魁巨置之重天下將覲解而輕犯法此何以謝天下
也故 上之使熊大夫仁也其繼使陸君亦仁也江
南古泰伯之鄉也當時短髮畫體侏僂其音聳澤蛟
隣而陸豕牧意不復知有文字交接與今世所稱說
者而其人乃多樸茂長老上非有危法裁之而下亦
不知有上之危法跡其行默自與法遠而非以避也
此雖稍乏文采亦何害為古而今號能讀書詰言道
理都服而嫺容豈直薦紳先生能之至耦耕息馭弛

櫛之徒亦靡不彬彬然觀也然好盡出其智力桀以
 角處劉其弱者狎侮欺詒攬摠挨枕蓋靡不至焉戾
 積而身殉之嗚呼彼誠自負巧也將不大拙乎哉其
 以巧敗也則不可謂之無知其巧以拙敗也則又不
 可謂之有知有知而無知之死也悲哉其蹈冥矣禹
 疇得不下車而為江南泣耶且上既以死未蔽法
 者付熊大夫而極究於法不能勝情死不能勝法者
 始付之陸君而君又僅獨取其尤誅之少有纖髮亡
 當於心得暫緩據實請上之仁於民斯甚哉予嘗
 讀漢史見其時不專使使論囚而郡國守相得徑取
 中旨自決而王温舒義縱之徒出至具私馬為驛上
 書族捕郡人千餘家不二日報可流血殷數十里而
 目眈眈猶且恨冬月行盡也人主更能之下壘書旌
 擢漢德抑何短也自非蛇虺毒螫人苟有生理者亦
 何可快意而婁剪之烏在為民牧哉即天子今使
 君君奉天子使咸名稱行戮而寔不得專又其旨
 乃在生豈不遠過越漢也君行矣而遇熊大夫盍交
 懋焉以仰悉德意予家故江南從鄉父老懽且祝曰
 於休哉衣冠而銜命歲亡慮十數而僅二君生我者
 去厲我生者必有後矣

送惲比部光世擢湖廣僉事序

予郎時見楚人語承天事者蹙額曰嗟哉不支矣

天子設置直指使得考糾奸蠹巨細便宜為民一不當中貴人意竟持其底而孽成之吏何以措手茲土也下直指使曰藩臬又下藩臬曰守令何賴焉勢日益輕而自顧日益切孰敢借惠文法彈治泄然而秦人視粵人瘠也汲汲然而俟後君子得無坐就壞哉惲若光世時為他曹郎聞之不然曰言者何舛不自惟也且謂天子念其鄉郡國耶當不忍令魚肉之直指使得中貴人某某魚肉民狀不悉以聞上而徒假威稜恫喝而迫之使豫謀是倒刃逆授柄敵也往天子行視

先皇帝園廓增制度戒有司為道亡芟薙一草遇木枝偃磬折而過誠不欲人少易其所自而柰何蔑忌噐之戒摧其所甚諱也即鮮貴人敵得不罪否乎蓋又惜夫藩臬之號佐直指使者漠乎不先其未發而道之實授彼欸張其勢矣前之人輕待奸而中竒禍後之人重懼禍而趺弛委靡甚且與暱焉豈天子所以設置使與罪使意也吾守已甚完而推腹愈信陵寢之敬以時而湯沐之綏以厚徐而待之不率禮

而喻之不率法而裁之夫禮格乎強暴而法伸於明
主則未有媒中者也予時心念服光世言而亡幾
天子果悉腹心臣議馳傳徵逮中貴人更易布條法
詔後繼者亡得借素梓故干撓漢家法諸吏直指以
下歲時致恭

先皇帝園外得禁鋤強為非守者即齟縮選愞寡益
於民坐不稱論而又久之光世繇郎積資亡害擢按
察僉事之楚僉事即臬司佐直指行事者也又專治
承天於乎異哉光世所為稱說於昔則既已驗而當
事者若真知而遴授之不使僅以稱說云也其亦懋

施之哉昔漢世祖行鉤隱匿問東海王獨疑其南陽
曰南陽帝鄉多近親不可問世祖蓋惕然悟也推其
指段借強項令使折抑貴主欲以風戚黨而進天下
之持法吏今 天子幸旣已誓於志不欲稱私其鄉
而江沱汝漢之間又最深騶虞之化者非有南陽貴
戚蟠結之患所使中貴人寔恐懷尋前覆矣君脩於
嚮言又何疑耶予無似辱於同年中稱厚間窺光世
忠實明決有長者風至治經術取高第屈為法曹不
見所不足能為文文駸駸數千年格也而又下數千
年而推予他所推非今負高顯聲稱於衆者此其大

云予曩特憂光世勇於達志或率致少婉而明練習
天下大體如所言者予高枕而待君之楚政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五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六

吳郡王世貞元美著

文部

序十一首

送孫元之明府之新淦序

始予友濮陽李伯承也伯承能詩慷慨重然諾任赤
洞見亡隱乍接之或類若亢使氣者久而後上下其
論沉深當於理可信也伯承旣以吏部選人次授新
喻令行而受予所為令者予素以自愧以不能當伯
承即有所稱說烏能資伯承哉伯承為新喻之三年

而予僅得友華亭孫君也孫君治詩其所稱業稍異
伯承即乍接之而溫共委蛇斤斤亡不折行願親而
久而上下其論亦沉深當於理亡異也孫君次復當
得令乃令新淦其邑居並臨江支屬出而朝臨江守
及臺臬為鴈行差池車騎有裀退而考吏牘案土風
所施設類同當其得也嗚呼竒哉予椎鈍少他能狀
幸得交二君二君幸得令而壞封接蓋若予往矣日
伯承有所不合而衆毀之盛曰新喻令令而詩乎已
哉吏晨環令案問一言冀獲當而去而令愀然斥下
之亡為敗吾思其毀伯承此耳亟言之而予不信蓋

伯承行予賦豳風云其指略曰豳風詩也周公詩人
也究物曲徧昆蟲草木析民隱則起止服食祭祀燕
饗食力助弱咸周愛而曲豫之而何以詩厲政者伯
承深於詩爾耶未幾臺使首推揚伯承行能跡卓異
宜別旌而毀者亦改前大譽令得民稱矣烏乎自秦
興初罷經生業劫天下以吏為師漢雖稍蠲復之而
其道終泮不合今號能精刻名法家及所急錢穀兵
甲吏人鼓頰詆譏治天下何用腐儒為也此皆非真
於法家錢穀兵甲語者齊人轅固生河間韓嬰之流
治詩大氏守其師言膚末耳然能信之亢太后刺圈

疑不撓為正語非平津侯而傳清河常山各蹇蹇多
善聲偽太子詣關時衆群顧愕眙何敢先發而雋不
疑奮然叱縛之其所引經非能當於指而朝省見亡
不披靡下至其後雖趙京兆之吏治獨屈指不疑以
為此習朝廷事已曷如也而况孫君明四詩體於其
溫柔敦厚者耶向予謂伯承即令不稱然不以易其
詩也果不稱令意其為詩亡深得也今孫君行而之
新喻而不治則可行而之新喻而道途關橋梁飭獄
亡厲男安耜女安織口新喻令功德不置又何疑哉
為我謝伯承亡負友信矣更三載而謝新淦令之亡
負也

送按察王君督四川屯政序

益州古稱沃野千里天府之國非耶司馬錯往與張
儀爭覩其利矣秦得李冰鑿江灌溉漢得唐蒙開捷
為用大行張騫言益斥地邛笮盡蜀土無饒瘠涵薄
者語稱崕山下有跋鴟至死不饑饒當何如哉蜀之
賦足以自國武侯用其理蜀法田漢中男女襍居按
堵無犯歲收供吏士廼不乏此特一時而效已彰彰
然者無他法行也明興

高皇帝制詔天下定兵政諸邊重蜀西邊番夷以故

重已又詔天下兵當無事坐餒廩餽諸棄遺土地漸
蕪蔓不理其令所在兵三分之一以城守二者就南
畝即郡縣比沒入田田之收其息以贍蜀獨得六十
餘萬頃當天下半年又故號饒無被兵然不聞轉巴蜀
粟南浮江北出子午助縣官費庫藏甚溢羨陳陳之
積其說何耶且旣以蜀兵將恐孽蠹嚴法而威之法
久不任特分外臺臣專紕理之亦密矣網益密蠹益
深卒罷無所恤逃亡銖累而將又極意蠶食焉藩國
之彊有力與卓鄭之徒把持而漁其間何限也臺臣
泄泄然冀得適代去於是人又不任矣聞之衆稱外
臺唯屯田簡號無害至多所兼治夫使因故襲陋視
而不為之所宜其簡也湘南王君始由尚書郎遷蜀
臬王君任專理屯以壘書馳傳往則過世貞而感額
曰衆乃易予任矣夫子則何敢易哉蓋王君嘗為郎
治獄上間有所怒以屬郎而王君釋牘從輕典曰法
如是足也他曹郎私目攝君不動而賴 上仁聖竟
伸王君法當君平時恂恂若不能出口一旦法所在
極以重輕迫之愈自奮即君任誠不易君胡不易也
夫蜀大都之中彊挾勢要來奸吾政即以柱後惠文
彈治之耳或曰王君誠賢其望深而秩薄是不久當

遷柰何世貞應之曰曷不聞趙搜粟棗都尉之治許
下扒承亂草創法事事起猶收效速王君賢即故案
不過一舉廢而裁焚何事久也今大司農經耗賦稅
竭不足以奉戰士徵筭使冠蓋相望王君舉最報蜀
士飽而馬騰廩有贏食當齎持黃金詔道西者必之
王君矣

送翁比部德成守開封序

大梁代稱帝王都距其初二千年矣魏公子之下
身為客者客豪舉咸自歸為任俠雪仇亡命下乃椎
剽六博為劇而務好雄其俗傳所謂梁國大都之中

難治蓋漢則已然自宣武起握天下樞陰陽風雨之
所交與玉帛之嚮且久其習覩侈盛豈旦夕也地居
五其民豪猾佐吏而治吏又併以其耳目智巧用於
守一人守晨朝撫察藩臬候顏色亭午還坐郡治考
見三十六州邑計吏無復隱校毛舉則已迫昏食矣
毋論其郡中事也齎壘書乘傳者水問車而陸舟蕪
道求息舍棘不剪不熟食徒御告痛惟守側目而是
讎不計其他猶未也同姓諸侯王食湯沐何可屈指
數哉此皆南面而孤與主上稱伯父昆季者然土
力計無復出而封尋未窮也夫竭澤非守意也使諸

侯王下不能具牛車與齊民等又大非所以奉

主上親親意也居猶常時語耳邇豫方事起甲者出
堂隍間執髡守大梁城門晝閉矣揚中丞鼓灌李之
屬僅一再勝平之潢池中戢翼耽視者何限彼其驚
桀披地圖吭咽區鄙計孰有踰大梁哉而况以彫甲
故墉半菽之歲誨旦迫之也則亡不謂大梁守重且
難已大梁守當遷太宰方更新事端劑人地奏擢翁
君德成君為尚書刑部郎更諸曹不為曹事束賈其
餘為尚書閱章奏所驛讞決法平亭大小百數即他
曹郎白事尚書秘弗與謀也舍左右顧而君不在促

召至已先解頤獄故無鮮稱者其守大梁亦用是君
得無卑之厭股肱地耶予讀史至趙京兆煩當何下
今大梁其所任揣摩叅伍中人之陰神其說乃究至
瑣瑣者獨精悍常餘已力而畢衆才聲聞強前後欲
并三輔曰亂吾治者左右馮翊扶風也使吾得兼治
之差易易耳張子高理京兆時幾逮趙冀州界大賊
枹鼓晝百起一聞刺史任徒中引散徹盡此何與造
化威攝異焉然吾猶恠其訶昌邑狀承風旨燕褻亡
脫又從吏卒圍廣川格奸私首懸宮外大傷 天子
恩非所以處於踈與戚之間至趙用他事論殺所疑

金州山人稿 卷之五十六
邑子五日京兆晝夜文致賊捕掾比不勝褊心故上
下廷尉繫法陷身與奸人俱又何言也翁君繇惠文
出顧指寬輔法行而地今遠輦轂雖不鞿擊及工小
辦當無不隨至舉矣第吏聞曩中牟密令梁支邑不
能如二君爪牙任忠愛乎尹積洽淪徧殆無以易也
翁君盍衽席其民而後洗刷之使元氣先精采而固
衡宗子與土饒瘠令足繼柔強藩扶禮善地無所容
奸自易而良行旅若歸圉圉頓稀雖嚮所稱奚加哉
且大梁亡能難翁君得君恃以益重君得大梁又重
予樂與諸君子跂而俟矣

送顧君序

顧君之視司隸比部者殆六年矣余三更秋曹曹事
多下顧君所任而因以窺君之為人君於統甚衆其
專為都官六察獄而自官府中亡論鴻細亡不促五
部辦治日數十百矣固纍纍然奔走迫弗及晷也已
獨比部寂然亡見繁色者顧君才此寧無繁哉又金
吾緹騎帥主刺姦號腹心爪牙任至貴倨也騎冠武
冠鮮衣挾帥勢直凌五部出其上事取顧指獨不能
長加顧君君為推心計其可所不可者條析端狀以
微詞遣之即無當所欲亦內歡相戒顧君不欺我帥

時時稱比部賢云蓋余念庚戌事靡不憮然意自失也士居平抗眉論古昔亡不見長者卒遇事起首鼠抱兩端何啻失其素哉虜輕騎叩長安門大司馬而下策惟有閉門固耳不能出一騎與角顧令五部各部罷卒深隍使胡馬不得逕度也君業已知計晚奮身從數十白夫不齎持寸兵當賊矢石百步內從卒懾虜攝以目欲跳而迫君故莫敢先會日暮入門門者欲絙懸君而上君怒曰虜來死吾耶吾乃死王事柰何從絙上乎竟門啟從容入矣于懸于懸棄甲復來彼其人恒時稱賢於君何限奪君勇當無自愧也

顧君則為予言殆兩身矣所不糜爛虜手幾髮然予已聞君諸生居吳下任俠饒技多蓄竒出人阨而能詩善尺牘交諸薦紳先生少不為君游揚盛美其視比部尤數以敏起最奏狀無害即庚戌事胡可狗次舉也今年春僅得擢徽審理審理為王治訟獄國大小無所不關屬秩得比上士亦榮矣哉然君得無不愉快於志乎漢法列卿二千石治行高始任諸侯王相也明之初興寔無間矣有司采過計狹束王國官不得復入京朝著為令乃始厭薄以待不任雖然君誠謂漢重也而賈長沙董江都竟不聞得代去

彼其自意材豈出絳侯平津下哉季葉之代柄者畫
人以格猶未也士乃各官命耳且自京以西無如微
大藩而王最貴當天子意所恃夾輔屏翼者顧
君未至授簡居客之右史稱枚叔游王門不樂為漢
官夫豈唯枚叔然耶

送陸大夫子韶守南昌序

陸大夫子韶為豫章守楚人魏生具論守事若大夫
所以稱守狀良悉大夫意未既也則間過世貞曰唯
是江左之後藉大教於吾子以毋墮鷓鳩氏以不穀
之不勝席茲重未有處也諸君子既用寵惠不穀而
以屬吾子其復之即世貞文惡能踰勝魏生哉雖然
不可以辱辭大夫大夫知豫章重耶守報關再旬日
宰公睥睨庶屬亡可當熟問乃曰竟何以易陸生蓋
亦重豫章守矣大要謂郡握吳楚樞而撫察旬宣之
寄也王國碁布郵使接浙夕而馳抱牘種告守未易
婁舉耳毋有語大夫所以重者

高皇帝初起兵下建鄴披草萊置軍軍焉先是稱偽
號者南距吳四百里西距豫章為漢千五百里

高皇帝出輕兵支吳若嬰兒之在懷而極力與漢爭
豫章幾以師覆數矣夫不憂四百里吳而憂千五百

里漢也豈無衡勢哉此豫章當天
下重明甚漢得豫章輕舸而順
流因風不決日扼龍江之領明
得豫章楚列成逆自潰

高皇帝柰何不旦夕計也前時
負凜相者始謀發發即擣建鄴
虛以社稷之靈奪其魄躑躅中
道乃束手付王伯安耳不然而小
采用事議如鄧謁者上笑豈遽
作丹陽鏃也今上固仁聖然海
內承晏安久而地數兵亡不被
中西北罷匈奴豫洛創大盜全
楚脞苗滇踣土師甌閩吳越躡
島寇計獨豫章以東西樂土耳
夫智者不待跡仁者不治亂盧
生之為醫也觀絕而任援望神
而却遁願大夫詳加答也夫豫
章民俗朴嗇力本土好先禮義
所答非謂大夫更柱而易括謂
大夫宜柔之也予嘗恠班氏述
趙京兆二三君發摘鈎擯中
人之陰若神鬼焉海內大者
守小者令咸內遜居下風而
班氏語津津亦無容口至其
著循吏傳獨以舉文翁龔遂
輩其興禮敦讓清淨不擾世
儒類能言之然嚮赫赫者聲
奪矣甚哉班氏之深於吏也
且世以最望大夫者有出簿
書期會奔走逢迎外乎高之
亦不過剔垢而任竒此何足
重大夫哉予聞之先守陳公
蕃高簡門亡所留刺恒一榻
延徐穉

子化以大洽郡今當孔道大夫固不辨為此然長安
邸中倒屣謝山人矣舉陳府君事庶有以風焉大夫
勉旃其無負世貞與魏生且得藉口諸君子哉

送比部吳峻伯江西恤刑序

惟辛亥嘉靖春正月 天子詢於秋官之長下諸道
使十有五人洗冤滯憫蠢愚辨疑似以聞上諸非大
辟成遣論鬼薪下者徑得從末減甚大渥惠也秋官
之長詢於屬曰是惟 上之至意毋負屬各以長徃
劑其地最重曰江西江西揚之屬而吳楚之交也其
君子崇尚禮義彬彬著天下其小人儉以嗇然或多

深文相詐好鬼而信徵噐訟而非其上未易平也於
是郎吳子峻伯應詔吳子先江陰令高第徵次當補
諫官而年少不應格還為郎會尚書患部牘冗未竟
擇代閱者謂吳子習之吳子遂巡辭弗得即代閱牘
著聲也秩宗之僚闕天官卿謂吳子習之以薦格不
行歲丁未秩宗請試借許士詔復用吳子於是聲稱
奕然著卿大夫久之秋官以職請曰律

高皇帝所定也

列聖因時變推廣意益之曰例例

非律所該其究乃不大違遠律而中外巧法吏或借
文飾私怒甚非所以惠念元元遏絕奸宄也 上曰

善其更定之退輒屬吳子吳子窮日夜力校勘情法
稍增損復之刊布著為式夫吳子儒術吏法斤斤精
至如此其何有江西哉雖然予冥聽而瞽言之試籌
一馬夫古之殺人者非誠甚惡斷除其人也惡其意
爾是故恒求其所以生不得其所以生廼死之定死
矣未竟其所以死則生之豈好致難易生死間哉所
嚮殊也今京師號輦轂民犯者具獄成一不當大理
得駁問夏五月 上稱暑故賜湔白他以第寬宥秋
聚百官更推之必亡枉乃聽伏而五載又大推至左
右扶風外即漠然付巡察而所遣僅此十五使嗚呼
地中外殊赤子寧二命哉使者即不悉聰明務究得
冤苦而優游據尊重自將時以隙故與巡察相左至
得請報免而輒肉腐其人比巨熟甘僂待季者更優
游食縣官是速生者而死之豈使意也又使者或僅
求款成案中夫此語常格爾吏刻深名能法家必精
密獄求款得乎夫吳子固優知之予又何言也蓋前
後慮江西獄亡論數十百人其疏草傳至今惟孫忠
烈公與叅政葛公木其究可思矣吳子盍勉焉思惟
日孳孳以求稱使亦願愈砥節樹行異道而敦學俾
吳子之使以人重如孫公其人以使重如葛公子不

佞與有光寵哉

送御史大夫芹山陳公總漕運序 代尚書

西北稱邊胡者九大鎮吏民被甲植立而仰度支地瘠滷少產又羯羶亡竒羨之積大司農所領錢穀大半不足以奉戰士受寄委輸若陸海然即大司農取辦賦江以南耳轉都官粟繇江而北者歲漕可四百萬石迂淮濟取甬北走京師於淮置綱填馬當事者即亡不切憇慮虜以害且見迫而不知夫此特其標末耳夫江以南固腹心也淮吭咽也不給邊吏士不足兄以戰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淮不治不足以達雖

有壯士債興張脉吭咽扼塞首尻若絕勢固要致易暫也日者代上谷新中虜而歲數不登其人半菽而食守臣濶焉不以時請急 上赫然悉捕按諸不言急者大司馬畫室議推少府金錢徧賜吏民 上熟視群臣中度可遣者少司寇陳公以職非所治而上獨曰是無以易陳某於是公竟持中丞節飛六傳徃宣布 上德意吏民扶痍傷叩首 天子大恩還齎金錢家相語為縣官乘障即兵死亡憾陳公以其間日夜料徒卒行險易按齧蠹宿鈎尺營屯地圖方略上之 天子乃益器重公亡何中丞鄭公自漕鎮

入贊銓柄而陳公復見推擇超為御史大夫代之命下薦紳先生交手相賀得賢計相治餉道淮不慮失鄭公矣蓋異時島寇起肉吳會之墟江表列斥堠以百數寇蚕食且徧羽檄旁午上大加惠元元制詔地殘寇者有司按行南畝蠲租籍減漕幾二百萬所以為根本計良悉雖然此殆未易恒也夫公不從代上谷來耶諸邊人越數千里而衣食江南轂相擊牛馬塗道輸發猶時至廢烟火剝拾草橡上安得更一二歲蠲租籍也京師宮府大小亡慮億計豈皆枵腹而奔走事事哉吾故曰江以南不治不足以給也

即歲甚饒樂守令科稅悉上漕網無關而御史大夫東西罷奔命不暇卒有不虞濡滯途道或桀黠奸人教醜夷窺伺虔欲不益大可患矣吾故曰淮不治不足以達也明方事治兵東南徵諸道犄角而迫島寇海上蕩平為日以待而天子推喉咽之任舉而付之陳公始公婁踐藩臬少躡輒起愈振而嘗督留京儲益習熟其說至按行邊事上方略尤偉雖古人曷加焉公才固無難乎漕者予嘗讀唐史多稱劉晏韓滉事鉤校叅伍精悍善任一時人主倚以為命度幾裁填撫之良而陳李輩烏起跳梁江淮間滉方橫一

道節擁強弩不能慨然有所祛除而徒齷齷工小辨
治為也乃今島寇差徑庭悍藩矣而 天子神聖公
才固數倍二子當從戈船將軍出大海截鯨鯢之波
都護護舳艫魚麗而上亡論中外飫江南粟陳陳之
積策勛鼎彝方召之詩何以過是哉陳公聞予言起
而曰子固嘗試之者也請夙夜毋負太教且以報二
三君子

贈沈君子善之光山令序

沈君之治鄱陽七月而政成持先惠州喪歸再繇吏
部選人亡害補光山令鄱陽人得沈君未幾而其熟

君之條而易其心志殆不啻久然君不為一切小辨
亡寄耳目任所按即法大抵輔意而治其要以使人
易受而已邑故隸 淮王諸王國官吏卒所為跡令
狀逆自款伏戒勿辱令知上供噐道相屬而吏不得
緣是侵牟毛髮公府之嚴沈君若神明其狎於民類
倪孺之就哺江以西上計固少殿度無踰於君者君
今去為光山光山中土亡藩封之奉與費地鮮上供
民不罷驛騷之後即中才之士尚能循跡而治而况
沈君乎哉沈君乃過予有憂色曰夫易我於光山者
淺我者也子獨不覩夫天下之形耶懸瓠豫分之野

史固稱剽輕易發怒又地薄寡積聚當其時已然其
民支三方而居巢藪盜俠椎埋為人借軀忘命北迫
之則南浮淮東走江夏南迫之則西北跳宛洛令惴
惴焉以其身寄於畸人之上唯難之是恤往正德中
攘綠林者鼓行而剽上蔡確山躡為墟謳吟未絕而
師氏起幸接境亡相及而民間固尋響待起比比也
夫中土者寧獨高枕卧哉今島夷犯吳會吳會人錯
賊而耕虜騎數殘朔代南北羽檄之使轂擊蹄接招
輕民以亂形一旦投足而起憂未可諒也夫令平居
委蛇飾刑名比詳之業足矣非所以語緩急任也墉
堅而濬深實甲庾積此未有不勞苦吏士者也見跡
而動未易理口也屬歲之厲農千里半菽併口而食
令衽席而湯沐之猶懼鳥散卒有不虞胡以相待鄱
陽故江邑耳爬搔擲束而煥然改觀嚮所謂平居令
也今得無畏哉沈君明習天下形如此而又兢兢然
亡以成績待已亡以易心待事乃所饒不獨為令矣
亦有虞君之所憂告者乎吾聞之西門豹之令鄴也
餼不廩蓋兵不庫藏卒然而調發而子弟人操芟父
兄糗糒兵食栖於閭閻之間而却敵西河之外此所
謂脩於不見跡者非不見跡而動者也沈君其又何

讓矣

贈醫者光祿署丞諸君序 為沈員外作

周禮載膳夫庖烹內外饗人秩上士醫師掌諸醫療之法而屬又有所謂食醫者均上中士秩也漢以後頗稍稍損益其官 明興蓋加備焉為光祿寺治外饗秩眎中大夫大醫院稍下下亦大夫也重矣然未有以其職之相通說者夫古先王之衛身也甚周而取資於人甚悉也綴衣圍馬虎賁侍御去師傅豈特尋尺廼必欲得吉士君子哉察細防委其預於機深矣今夫醫之為功顯則小而微則大也決脉投針石顯之效也飲食起居微之幾也故醫之屬四食醫首焉俾烹治調和宣節之以道也其所謂膳夫庖烹內外饗人者未有不通於醫者也昔者扁鵲朝三見齊王而三謂之曰疾漸近矣不治不起王怒叱之扁鵲懼而走王疾然後求扁鵲也晚矣夫使扁鵲得日視飲食起居何至斯哉今之於是官也重其名尊其位而不責其實不以能者充之後或光祿無預視膳太醫不究劑於是乎先王之法之意遠而君之身惴惴焉付之豎刁易牙之徒而不顧嗚呼難哉吾持是說久而未有告也吾友諸君授光祿丞丞之良也以儒

顯能熟經史諸書醫其餘也吾曩不自惜得疾幾殆
賴君之餘以起凡起於君者蓋不但吾也吾故為是
說告之惜乎無有以告天子者俾諸君侍清穆之燕
其朝夕察細防委兼總二職而儒道申之將必有世
受其福者夫豈惟和平之在躬已哉

贈楊憑序

大海以西任俠者稱楊君兄弟二人君之兄允跡宕
不問家家數起數廢而好樗蒲決數十萬一擲雖資
不中豪其豪長目相攝亡敢犯君為人長身便騎習
鬪尤以信義稱旣濱海其人多業魚鹽君從其中度

能任者致之為撫恤計妻子良厚咸踴躍願為楊君
死甚或驚桀亡狀衆所畏欲避而楊君獨狎之得其
力郡守尉業稍稍聞楊君於是郡多偷則下君捕諸
任人咸來佐耳目微知偷處楊君坐起不離家指顧
曰某從某所得之或繇偷伍中發或偷卧甲者出於
牀俱以次就縛亡一脫前時大盜洪等旣越獄則亂
衆浮艤艫首犯郡欲以報執者直指使方行郡使軍
將出擊之敗軍將死使大恐別遣將出而會有薦楊
君乃令楊君叅軍事諸橫海樓船別校陰取君進止
君謂賊驟勝驕速掩之勿失因夜出黎明距賊里許

鼓噪進君麾其私屬直前搏賊大破擒首洪餘斬獲無遺使以下襲揚君功得遷君僅上賞格然不自明又捕商舶沒香藥珍珠悉以歸官楊君亡美衣鮮食之好少鹵獲輒分其下其輕財好施予蓋天性然楊君游於魚鹽人乎所結納多士大夫長者乍見卑卑聲折稍與論事宜乃慷慨剖析咸歎服謂書生不如今年夏島夷大舉犯郡其游兵四出掠予方里居從里中少年揭竿木裹裳而拒之小利則益憂其大衆讎我楊君聞奮袂曰吾不可坐視帕首韎韐佩兩刀從健卒數十來赴至則坐大樹下料群少年勇怯勇

者給精器居前餘分左右翼備聲援毋令輕嘗賊申約束定賞格予恃以益強數日聞郡兵且出掩賊而六合令自以果毅往張甚衆亡不色得楊君獨曰六合令非能見大敵者又帥二二當亡節度必敗尋敗問至衆驚而更問君君曰賊飽不久卻矣果卻其料審懸中若燭照然嗟夫傳所謂朱家郭解其人咸負氣豪餘聲足以起海內乃不為縣官出死力北滅匈奴竟以俠敗予固惜且恨之周太尉得劇孟喜若降敵國然不聞事定後有所薦豈吳得之重亡益漢抑孟故自引晦或忌之耶諸公固俠人亡見才今楊君

見才無為引揚君者何也使得五千組練當東南寄
必有可觀者予姑拭目以俟矣

別汪仲淹序

伯玉謝中丞而以戊辰春訪我海上也則仲淹能詩
古文辭稱名家矣太公諱謂伯倦宦而始詩古文辭
仲乃欲以詩古文辭宦乎哉仲淹意殊不屑也然其
受經義數試角諸生冠矣至甲戌而余入領太僕則
伯玉為左司馬益貴用事而太公亦封如伯玉官顧
獨仲淹諸生自如也問仲淹卿何以久困諸生間大
人伯兄盡貴柰若何仲淹益不屑曰吾第五之名何
必減驃騎哉而是時余仲敬美副祠部郎仲淹楚服
而游吾兩家兄弟益發舒自得也顧乃伯視我又愛
我詩古文辭既余出鎮襄鄧而仲淹為祖至再不忍
別且必欲得余之一言而後返夫仲淹沾沾第五豈
其陽浮慕之而姑為游大人以成名夫亦余之一言
有以少當其志乎哉仲淹念以李于鱗沒獨吾與伯
玉不廢操觚業而兩家兄弟為之左提右挈以狎主
齊盟夫亦安能不視我伯也第今天下名為右文然
不得越經生術而遽顯古文辭士古文辭士故漸多
顯者然亦不得越經生術而自顯仲淹稍卑之其為

我舉一觴曰藉大夫誨勉而就時趨矣當亦為仲淹
舉一觴曰士不享大烹不為知味今時基熾昌非子
大烹日哉子苟仕矣夫豈唯伯玉余二人之歡子之
太公可無諄矣

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之五十六

